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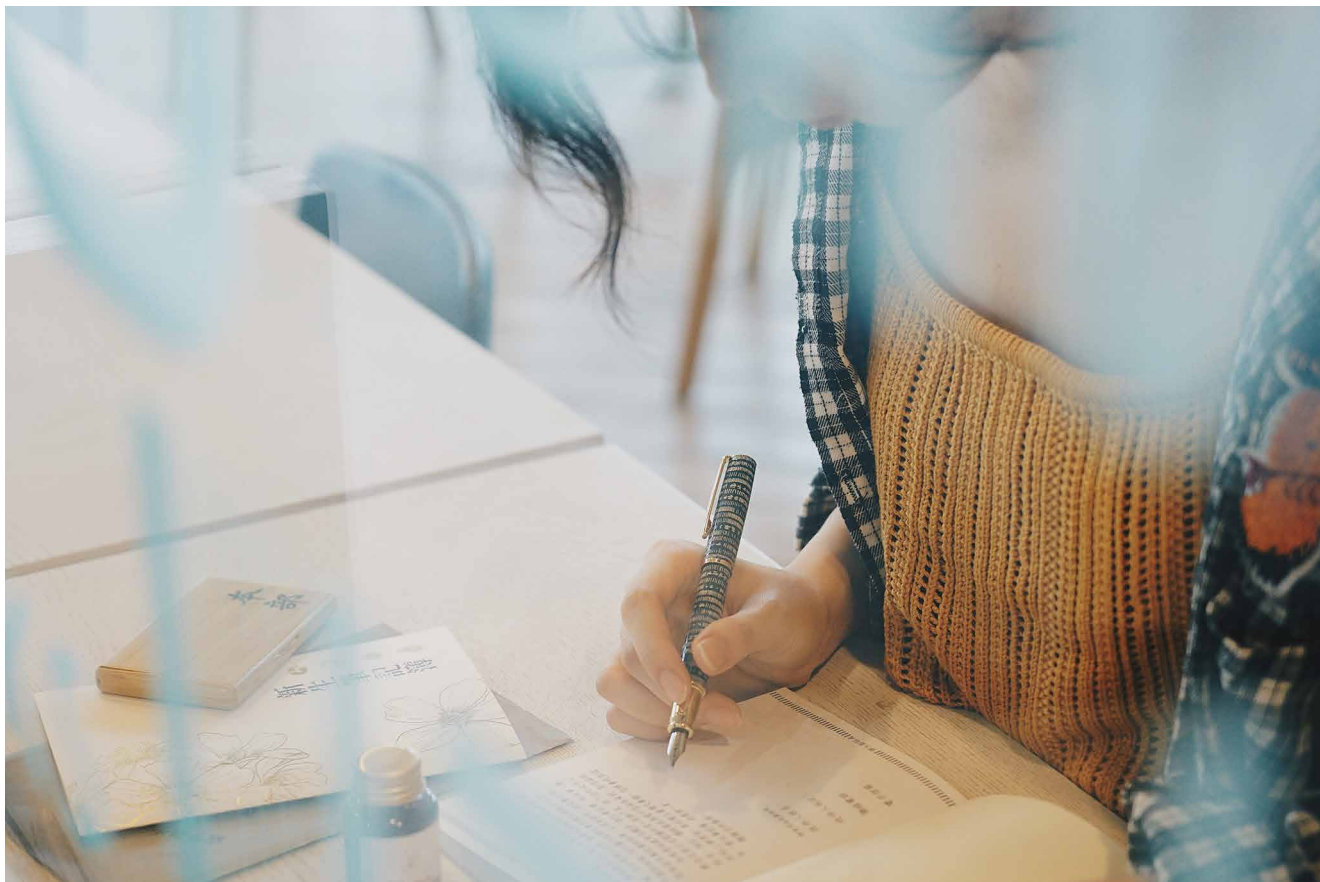
商品開發創意實錄

兼論臺灣文學（文創）商品市場現況

文——許皓甯 「拾藏」計畫商品開發團隊成員、複雜生活節召集人

圖——鄭宏斌 「拾藏」計畫專員

我們生活在博物館商品比博物館跑得更快的當代環境中，臺灣文學館嘗試把文化符號多重轉譯。我們期待所開創的物件能超越「轉印商品」的層次，讓物件與敘事高度相關，讓典藏品背後的故事並非陪襯，而能躍然物外直接與觀眾對話並產生情緒，帶領人們「參與」一趟動人的文學博物館旅程。



博物館成為觀眾愛去的地方，寫進你的生活經歷。

有一天醒來突然問自己
這就是未來嗎
這就是從前
所耿耿於懷的未來嗎

摘錄自夏宇〈同日而語〉

接到博物館商品開發案時，我感到沉重且神聖，如果博物館是地上的光，那離館之際讓人選購帶走的博物館商品，就是桌上的鹽，讓博物館得以延伸到受眾的生活之中，把故事繼續說下去。

下列臺灣文學館轉譯商品，來自「拾藏：臺灣文學物語」這個母計畫，要將塵封在臺灣文學館的文物們一一喚醒，讓大眾看得見這些靜物背後的故事：一張手稿談一整個時代的新聞啟蒙，一本筆記簿壓抑一整座監獄的有口難言，一片木匾幾乎就是臺灣文學的陣線起點……。

這些歷史需要翻譯，這些情懷需要翻譯，傳統的文史資料展示方式，對普羅大眾無疑是將歷史課本大圖印刷之後，在應當休閒的假日，問大家要不要來一場隨堂考試：誰做過什麼？誰是什麼協會的發起人？誰的作品叫做什麼名字？



「硬頸精神」來自前輩作家鍾肇政墨寶。

這些「資訊」直接放上博物館商品，如果館藏恰好是書法或畫作，把句子印上鉛筆或原子筆，把手稿印上馬克杯，把畫作或照片印上筆記本、明信片、雨傘、杯墊、毛巾、手提袋……，就成了「博物館『轉印』商品」。

就能傳遞這些文物的精神價值？
怎麼可能呢。

世界已然攤得這麼平，當我們在新聞媒體看見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紀念商品，鉛筆筆尾印刷



新生筆記簿：一本必須撕下才能完整的博物館商品，致敬原本首尾被撕毀的藏品。

「2B or not 2B」，這薛丁格的紀念品，不試寫看看誰知道是不是 2B 鉛筆（答案是 HB 鉛筆）。把這樣的經典句子，印在這麼恰當的地方，誰能更改設計，印刷在別的產品上？不論是平實的價格、原典的化用、會心一笑的幽默感，這都是多麼理想的紀念鉛筆，我們該如何逼近這樣的繆思？

「這就是問題所在。」

壞消息不間斷，紀念品標準繼續升高，2018 年德國發行零歐元紙鈔，印了馬克思肖像，致敬他提出的零貨幣理論；2019 年英國皇家鑄幣廠打造黑洞，50 便士上印了同心圓象徵黑洞，紀念史帝芬·霍金在物理領域的傑出成就。這些優秀的作品，都藉著社群媒體劇烈發光，從一家博物館商店，傳遞至整個世界，博物館商品比博物館跑

得更快，在人們到訪展覽之前，先把聲音傳到民眾面前。

在執行臺文館「拾藏」第一期商品製作計畫開始前，我與設計團隊先訂定設計方針，諸如：避免直接轉印圖樣以免商品去脈絡化、材質與敘事需有符號上的專一性、商品本體須能引發人們觀賞原始藏品之興趣……。此外，我們假定這些博物館紀念商品，都會致贈一份給該前輩的後人做典藏。

希望他的親人，會喜歡我們的設計。

第一波開發時，想讓三件商品能在同一個場域出現，幾經考量，我們選擇便攜易曝光的辦公用品，分別是「新生」筆記簿、「本部」名片夾、「真跡」鋼筆。



本部名片夾：想像張深切若穿越時空，他一定會用這些名片串聯文壇、集結「本部」。



真跡鋼筆：鍾理和先生最後一篇小說〈雨〉第一段落迴旋蝕刻在鋼筆上，讓小說筆跡與鋼筆的紋路合而為一，打造形體與意念都完整的雙重「真跡」。



為博物館觀眾再創書寫的喜悅。

「新生」筆記簿取材自楊逵入獄之際，獄方配給的小筆記本，筆記本被送回的時候，第一頁和最後一頁不知為何早已不翼而飛。我們將原本的筆記本封面，重製為商品的包裝紙袋，撕下筆記簿的第一頁寄還給博物館，就能換取已被撕下來的最後一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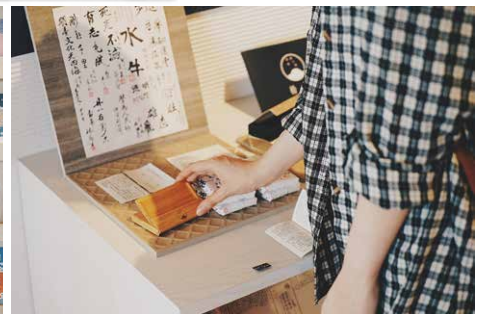
這是一本必須撕下才能完整的博物館商品，致敬原本首尾被撕毀的藏品。最後做一個隱藏設計，這筆記簿有個設計彩蛋，完整地說明留在未出貨的已撕下的末頁中，只有願意撕下第一頁寄回的購買者，才能收到末頁，也才能洞悉這本筆記簿的完整設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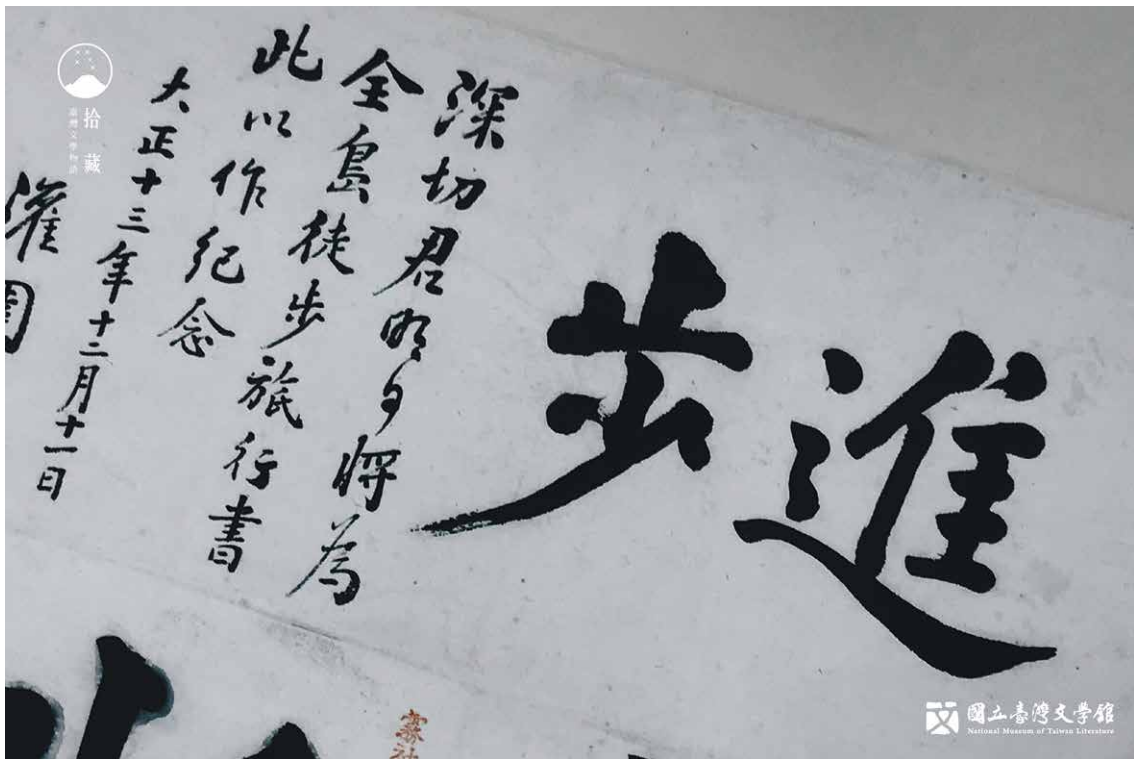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探問，為什麼不直接將「新生筆記簿」的原版封面，印成筆記簿就好，似乎更能呈現藏品本體的樣貌？然而，新生筆記簿其實是屈辱的象徵，政府剝奪你的自由，再以教育之名讓你「新生」。這是獄中的筆記簿，出獄之後也不願在日常使用的規訓之物。我們取其形態做成紙袋象徵牢囚，使用者抽除紙袋使用，選色帶有監牢的潮濕，印刷捨去原生的字樣，這樣就好。

離開牢囚之後，真正的「新生」才剛開始。



駐足、動手翻閱，與文學相遇。





國家二級藏品「張深切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」。

第二個商品來自「臺灣文藝聯盟本部」，這原是一片長長的木匾，藏品本體就掛在臺灣文學館裏頭。核心人物張深切先生，在這個組織成立之前，熱血莫名西岸徒步縱走，從臺中一路走到屏東，請大家題字在宣紙上給他勉勵，成了「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」。他親自蓄積文壇能量，讓 1930 年代的藝文陣線得以再次重整。雖然僅有兩年光景，但這個組織成為蔣渭水時代「臺灣文化協會」之後，第一個以臺灣為本位的藝文團體，張深切幾乎以一人之力，造成臺灣文壇空前團結之局面。

我們認為「臺灣文藝聯盟本部」，是用雙腳走出來的。取「本部」兩字，以竹為材質做名片夾，外包裝則是「徒步旅行之名人題字錄」的復刻印刷，想像張深切先生徒步旅行，遇見名人雅士之時，他會爽朗的掏出名片盒，向人寒暄且交換名片。為了擬真，我們在名片夾內放了幾張名片，是當時張深切先生拜訪或沒拜訪過的臺灣藝文要角，名片上的電話跟地址，都能聯絡到各自的文學博物館。

想像張深切若穿越時空，他一定會用這些名片串聯文壇、集結「本部」。



與拾藏商品真跡鋼筆同步搭配的限定版墨水，名稱為「雨」。這是大雨冲刷之下，土壤、農村、泥水與血的顏色。僅以這樣的顏色，紀念鍾理和先生。

第三個商品分成兩個部分，核心都是鍾理和先生最後一篇小說〈雨〉。我們將「雨」的第一段落迴旋蝕刻在鋼筆上，讓小說筆跡與遺物鋼筆的紋路合而為一，打造形體與意念都完整的雙重「真跡」。

與鋼筆同步搭配的限定版墨水，名稱為「雨」，瓶標上的題字就是鍾理和小說第一個字，標題的「雨」。這是大雨冲刷之下，土壤、農村、泥水與血的顏色。僅以這樣的顏色，紀念鍾理和先生。

這是我們的首波嘗試，在策劃、設計、製作過程中，與許多文化工作者討論這樣的博物館商品方向是否正確，容我節錄最好的評論。

「看完說明，眼淚就掉下來。」

在文化符號的深層／多重轉譯方面，這一波博物館商品應當已然超脫「轉印商品」，讓物件與敘事高度相關，讓典藏品背後的故事並非陪襯，而能躍然物外直接與觀眾對話，讓敘事產生情緒，讓博物館商品帶領人們「參與」一趟動人的旅程。

在第二階段的開發中，除了嶄露「臺灣文學館典藏品」的故事與精神，我們嘗試讓系列商品們，在精神層面朝向一種共有的調性；在實用性上也以共同的情境作為設計方向，期許讓博物館商品連成陣線，在每一次出場展售時，都是一次疏落有致的臺灣文學小展覽。期許能讓人們帶一點博物館回家，帶一點臺灣文學回家。

這是困難卻值得努力的，很小、很美的事。☒



拾 藏

臺灣文學物語

拾藏商品展售點除臺文館藝文商店外，還有烏邦書店、鶯嶺食肆（原鶯料理）、雄雄食社、Beaucoup選物店、鍾理和紀念館等。

Ubuntu烏邦書店



鶯嶺食肆（原鶯料理）紀念建築



雄雄食社甜點店



Beaucoup選物店



鍾理和紀念館(真跡鋼筆專賣點)

